



文章類選卷之十三

大尉晉國公韓滉謚議

顧況

議曰韓滉天然風操自建名實馭下威重允凝績用
頃天下兵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一空
領小司徒實專出納平準齒革之材貿遷虞衡之賦
邸無歛貨市均靡物加以畚用殆復充盈洎擁旄吳
楚封略數千里盛名火烈豈而斯畏嚴令山鎮不可
輕沮諭意維揚則張璠之謀戢矣飛書斬將則沉清
之亂平矣采衛邦伯文武陪寮怙勢之徒負阻之族
莫不軋軋顛顛如也且天寶以來江左無物產資
贍文法浸寬貪夫徇財小人趨利求茲官者十恒八
九滉柅能制動絲克理勞過之所至刑必糾之非簡
能之不知方矯時而為理興元初姦宄偷變震驚我
師滉首獻方物奔貢漢中慶賜遂行邦用由濟貞元

初歲不有秋秦將歉食上憂之用心大搖混發廩
救災不俟終日萬鍾繼至三輔斯給昔蕭何轉漕關
中寇恂資用河內皆以勤王幹蠱推功第一若敵而
言則混之功非細也爰命作相咨以財計用統邦賦
漢粟誠多超古之才高謝主臣而已會登用日淺其
道未光然累行疇庸可得而擬謚法曰慮國忘家曰
忠安君不念己危曰忠混安國荒饑濟君艱難屬時
多虞立權脩賦危已從怨忘家在公得非忠乎謚法
曰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混剛而得位師克
以貞令出惟行刑其必犯得非肅乎臣聞舉善不必
求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琰定謚時以忠肅褒祭何
曾議謚詔以忠肅追美稽混勲勞無忝前列伏請謚
曰忠肅謹議

左常侍柳渾謚議

柳宗元

尚書考功伏以曾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
之端自周公已來謚法未改謹按抑公累歷臺閣清
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諍臣之表
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
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
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珪璋問望洽於人聽所
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寔繁褒善勸
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
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續布以懇詞定
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具
奉勅依

贈太保于頔謚議

王彥威

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遊文藝蘊開物成務之志為
從橫個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

斥鹵生稻梁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
貧人租入故輕重以濟江南卑濕送終者無懸窆封
樹之制高則不隱深則及泉土纔周棺水至露皆頓
悉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為蘇州則繕完隄防疏
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為襄陽當吳少
誠弄兵王師不乏糧軍未嘗退表克吳房朗山生得
賊將遽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略然惜其不
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
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刺郡以官事
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徒所路出于漢頓遽
命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
師而西抵于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
出不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
則否頓之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寓務

求寵綏有司請編優詔許之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
侯之庭良可惜哉然則如頓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
知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馭衆為政之術蓋初以利
興害去為己任而令行禁止其源出於法家者流文
深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慘然未嘗別白
其罪以示顯戮人到于今而寃之洎乎天姻下浹元
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子罪
官貶而連起國獄搢紳之論寢益非之謹按謚法殺
戮不辜曰厲愎狠遂過曰厲請謚為厲或曰頓繇文
學政事而揚歷中外卒當登壇補袞之寄推於事任
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
今特謚為厲或有未安愚以為不然誅類能而授聖
人之勸勉謚貴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
惠至於論譏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乎

謚名則以優迹春秋之義也况援其功不足以補過
挈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
夫忠與敬謚之為厲不亦宜乎勅賜謚曰思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
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
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
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
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
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
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
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摧敢徵義類在
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屬
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

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迨於瞽蓋以蒸蒸
之義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為虞
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
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
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
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
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
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
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
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
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殺十有五臣實啓
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
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
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

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也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恭太子謚議

李谿

魯僖公五年晉殺其太子申生先聖之書惡用讒也是時國中請謚不亦過乎詩曰溫溫恭人唯德之基亦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皆極言也是故子服景伯

戒其徒曰陷而入於恭閔子馬笑之爲周恭王能庇其昭穆之闕而爲恭楚王能知其過而曰恭先王恭亦不敢自專稱曰自士在昔由是知恭固不易名也今觀申生之事未有得其稱者去禍機將發子與之謀狐突之諫明而知之旣不肯用至於將死之日復不能以六日之狀自明而曰君安驪姬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是我傷公之心也乃受賜而死嘻越哉其過也獻公雖闇昧好聽讒非中心知之而猶好之也以晉國之地方千里財用之給士女之衆求聘妃后豈無超於驪姬者哉然而獨任專寵諸姬莫奪者得非希意釣情機切其密以蕩君心使然耶如此則必以姬之行爲善以姬之言爲善安而任之漸至作亂史蘇所謂甘受逞而不知至夫事狀明著奸詐漏洩知其不善顯其不實如醉而醒如

寐而覺震電憑怒執而戮之必使夫然剛決矣復安
有傷心至於不安居飽食哉設令既戮之復思其儀
質而怙悵者則亦念其欺罔忿恨矣謂恐傷心無乃
謬歟且申生將使獻公達嘉聲於億載鎮令譽於千
古甚於安其居飽其食也失令名於後裔貽讒言於
孫謀甚於居不安食不飽也推此大義傷心猶亦不
害況於無傷而遽至死耶遂使長惡不懲譖二公子
豈曰能庇其昭穆之闕乎沉迷不返人諫而拒豈曰
能知過乎親不能庇非執事有恪也過不能知非為
德之基也此乃凝滯不通之論謂之恭君亦以過矣
謚法曰壅遏不通曰幽如申生者真是也稽之典法
改謚曰幽太子使夫後代知所以事君父之道必左
右輔弼使不陷令名於簡冊之中不獨虛死其身偷
安尊者於日夕而已

何忠肅公謚議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
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
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
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
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
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
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
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
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
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
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為之者哉卒能

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
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
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
國躰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
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
最著者也敷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
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
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
謹按謚法廉外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
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
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
如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
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
大矣然哉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
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
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
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
奉之略無厭常喜竒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
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
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
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
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
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
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
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
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鑄金刻石招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訛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翔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與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旣至而不屈則束帛綈綈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軒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
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
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
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
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徹帝聰
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
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
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
同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
累徵而不起暫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
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
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懿宗先太后謚議

杜宣猷

議曰臣聞慶都誕堯唐風稱盛塗山育啓夏道克昌
坤德既刑於邦家帝籙方傳於悠久況母儀夙著壺
教自高夢日照其休祥倪天表其鴻慶晦耀未兆逢
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縟禮必行於身後詳觀國
史述聽皇王步驟以來其道一貫惟先太后應二
儀而作合齊兩耀而降祥派流弄印之榮道叶握圖
之聖柔明初進慈儉用光蘋蘩導助祭之儀絃綖展
親蠶之禮四德之姿始耀六官之望攸歸服浣濯而
自修抑華侈而不御大行皇帝道資內助禮冠中園
越辭輦之遵聞體釐降之盛則二河之族難並五蠶
之慶方遙進賢才而益恭辭進封而奪志子一人而
不享其福毋四海而不居其尊行成措模言著歲誠
名器尚虛於椒掖輝華俄缺於桂輪全德則崇備物
猶爽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賔天上漢之朝故劔軫皇

情之深新阡起丹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絕響感詩
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誅明淑神筭添句用寫悲情
豈八字之能倫與三光而齊朗歎纏綿悽愴之痛陋
撫存悼亡之詞天文照臨哀榮兼極其後必大倚伏
有徵皇上繼明之初慮思顧復遂發宮女副以內臣
恭告薦之誠度陵寢之制寔遵近禮即北爲山改馬
躡之形就鮒隅之式璇宮對立蘭殿上尊懇像如覆
於玉衣昉蠶疑遊於金屋上倦之日都人不簪於柰
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苜菜昔處虞嬪之列今當
文母之崇體內範而素深因子貴而昭慶秦原松擅
佳氣久凝漢后禕褕盛禮儀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宮
發睿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巖之禮以慰
昭靈之慈謹按易曰元者善之長謚法曰宣慈惠和
曰元又曰明德有功曰昭伏以爲太庠待年之初已

標仁懿之則儷極之後益章柔照之風得不謂宣慈
惠和乎輔佐昌期幸脩陰教克生聖嗣光啓中興得
不謂明德有功乎請上尊謚曰慰昭皇太后謹議

文章類選卷之十四

書類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
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
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
也臣切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
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
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切不自知自以爲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
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

伯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
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
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
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
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言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
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切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
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
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
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

蓄積及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
法令謹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
閻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
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
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
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絕秦書

呂相

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

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穀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

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俊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屢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明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

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
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
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
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
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執
事實圖利之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
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令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
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棄南陽斷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即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
燕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誤以十萬之眾五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臆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
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
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鈎篋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
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王不臣也使管仲終窮
却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
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

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
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
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
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
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
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
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
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
圖之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切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邛豹公孫

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
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
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
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
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
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

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
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
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象武者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
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
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
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

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救太子書

壺関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竒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夔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同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諸人投畀豺虎嗟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大子之非丞罷甲兵無令太子以亡臣不勝倦倦出一

且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文帝賜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存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撲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存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許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廼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
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
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
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
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存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
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
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
國

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

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立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諫吳王書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右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游霧雨或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各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主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索百不如一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核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之攘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
之

答任安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
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
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
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
箕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
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
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
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
符也取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僭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
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
於宮豎莫不傷氣况怗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
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
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
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
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
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
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
婦除之隸在闈草之中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

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
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簿技出入周衛之
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
爲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有
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
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營而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
胡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

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
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圍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
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
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
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
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
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
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
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
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

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
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
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墮其家聲而僕
又侮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
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
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大上不
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
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
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
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

不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

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倅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不常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

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
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
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
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
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
豈有悔哉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貧下未
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
突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
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
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
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
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
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
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
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闊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晷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陸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

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
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
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輿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
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圃江漢爲池
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
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
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
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
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
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是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

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
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
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
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
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
但見異類常鞬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舉自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

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
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
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
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
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
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
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
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
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
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
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
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
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
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
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
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
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
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
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
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
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予
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醢錯受
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
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
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
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
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
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

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
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
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
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
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
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
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
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
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
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

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言傳喜書

何武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三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手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杜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殺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
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文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
不遺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
其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䟽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上訟陳湯書

耿育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以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論征伐書

嚴安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若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

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父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

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
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
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威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
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歲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
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
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
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
下鍛甲砥劔矯箭累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
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
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
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
可稱諱也

救劉輔書

谷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
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竊見諫大夫劉
輔前以縣令來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按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
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
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
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

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
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尸曉同姓近臣本以言
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而掖庭獄公卿
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
銷與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
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
絲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圉圉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授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
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天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士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
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
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

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併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送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

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
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
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
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
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
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
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
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戴鵲遭
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
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
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
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
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
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
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
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
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
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
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
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
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
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
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

陽微金錢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
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
師良博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
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
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
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論董賢書

鮑宣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
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
之人微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衆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
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不雨此天

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
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
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
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以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
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
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否
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
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
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
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翬翬之思退入三泉
死云所恨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切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
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尔志之義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
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聞政事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
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
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
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切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
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
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
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
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
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
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
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

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項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周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立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不能究其一執信口說而皆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御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視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
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
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
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
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
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
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
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
漢室宗杜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
無蹀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
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
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
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
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
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揚德祖書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
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
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
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
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
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

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撥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道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叅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鷓刀漫之糝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

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
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
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
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
鏤饗以嘉肴愈畏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
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
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
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
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
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
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
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踞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
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
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過事
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
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又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
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
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
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
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
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
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
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

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
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
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
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
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小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
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沉復多病顧
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
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足下若勗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
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
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
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
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

此真所之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稽康白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賊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廢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公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於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高禁

者乎切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預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寶佩荆卿黃金之賜切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万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善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岩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千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

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志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與李翱書

韓愈

使至尊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

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交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閒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常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

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比子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

夫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
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
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
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
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
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
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
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
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
竒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
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
懼再拜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立之禱父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
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

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
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
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
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
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
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
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繇繇延延寤以微滅於是時也
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
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韓愈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

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骨髓之間而以此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第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上丞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
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
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
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
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
揚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汎汎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汎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
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
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
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
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
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竒怪之辭以求知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
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
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

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獲狃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

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眇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丞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旣危

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裳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管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丞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兩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動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茲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

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

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閼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獮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守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奸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歟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

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曰今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情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埃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與祠部陸負外書

韓愈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

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末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

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把者張訖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孝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

文章甚詳也待梁興王如此不疑也梁興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文章類選卷之十四

